



做一个拿枪的诗人

■胡世宗

我与经典军旅诗词

1962年7月,我应征入伍时背囊里就装着魏巍编选的《晋察冀诗抄》,其中收入了我喜爱的诗人陈辉的诗。18岁那年,我就把陈辉那首120多行的《为祖国而歌》背得滚瓜烂熟,也把他的名字铭刻在了记忆深处:“我/埋怨/我不是一个琴师/祖国呵/因为/我是属于你的/一个大手大脚的/劳动人民的儿子//我深深地/深深地/爱你//我呵/却不能/像高唱马赛曲的歌手一样/在火热的阳光下/在那巴黎公社战斗的街垒旁/拨动六弦琴丝/让它吐出/震动世界的/人类的第一首/最美的歌曲/作为我/对你的祝词……”

陈辉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。他是湖南常德人,1920年出生,17岁入党,18岁到延安抗大学习,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通讯社当记者。他能又快又好地写新闻通讯,也能写脍炙人口的诗歌。在采访中见到日本鬼子“三光政策”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,到处是母亲的哀号,婴儿的啼哭,房屋在燃烧,山河在呜咽,他的胸中充满了怒火。他不甘于只写诗文,坚决要求到第一线真刀真枪与敌人战斗。他的战友说:“你当了几年记者,又是著名诗人,应该去办报、去写诗。”陈辉反驳道:“诗人必须是战士,不当战士哪能写出好诗!”战友说:“涿涿五区的斗争极为残酷,到那工作九死一生,接连有5位区委书记牺牲了。”陈辉挺起胸膛,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愿意做第6位!”

陈辉终于如愿以偿来到战斗第一线,担任涿涿区委书记、武工队政委。从抗日根据地到前线,从游击区到敌占区,生活和战斗环境越来越艰苦。他坚毅果敢,率队在林立的敌人碉堡群中展开斗争。1943年冬,他乔装换上日本鬼子的军装,跨上战马,带上通信员,巧妙骗过城门口严密警戒的日伪军,闯进涿州城执行特别任务。1944年夏,他带领武工队队员进入平汉路东的敌人心脏地区开展工作,以致10天里5次被敌人包围。他机智勇敢地带领战士们冲出重围,并冒着枪林弹雨返回村庄,救出掉队的小战士,最终胳膊受伤,鲜血染红了衣衫。



魏巍编选的《晋察冀诗抄》收入了陈辉的诗作。

作者提供

1944年冬,他写下一首首战斗诗歌,用蜡纸刻印了很多份,并通过往日本炮楼里送食品的人把油印诗带进炮楼,引起敌人一片惊慌。敌人悬赏千元大洋买他的人头,而涿涿地区的老百姓,则非常尊敬和爱戴这位智勇双全、文武兼备的“神八路”。他的许多故事在老百姓中传开,他的许多唤醒民众、鼓舞人心的诗句也在老百姓里传诵。乡亲们主动为他报信、引路,一次次掩护他闯过难关。他在诗里写道:“祖国呵/你以爱情的乳浆/养育了我/而我/也将以我的血肉/守卫你呵/也许明天/我会倒下/也许/在砍杀之际/敌人的枪尖/戳穿了我的肚皮/也许吧/我将无言地死在绞架上/或者被敌人/投入狗场/看啊/那凶恶的狼狗/磨着牙尖/眼里吐出/绿色莹莹的光……”

陈辉曾在诗中设想了多种为国捐躯的场景,而他牺牲时的真实情景比所有设想的都更为壮烈。那是1945年2月8日,陈辉因重病未能与队伍一起去

执行任务。他在通信员的搀扶下下来到一个熟悉的农户家,却不幸被敌人包围了。当他要冲出房门时,两个日本特务拦腰抱住他,随即10多个敌人围拢上来。他已经来不及拔枪,便拉响了腰际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。“祖国呵/在敌人的屠刀下/我不会滴一滴眼泪/我高笑/因为我呵/——/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/你的守卫者/他的生命/给你留下了一首/无比崇高的‘赞美词’/我高歌/祖国呵/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堆上/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。”

我学生时代就以陈辉为榜样,对他的人和诗,都无比崇敬。我下定决心要像陈辉那样:做一个拿枪的诗人,做一个写诗的战士。我曾在新兵连的晚会上背诵陈辉的《为祖国而歌》,感动了战友们。到步兵连后,我努力学习陈辉,站岗放哨,刺杀投弹,吃苦耐劳,摸爬滚打。我也像陈辉那样,用诗歌描写战士的生活,抒发战士的情感。我把我的组诗《北国兵歌》用粉笔写到连队黑板报

上,并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:当兵刚半年,我的4首诗发表在军区的《前进报》上。连队在月光下的山坡上晚点名时,连长张洪亮拿着手电照着报纸念我的诗,并大声问全连同志,“胡世宗的诗写得好不好?”战友们齐声答,“好!”后来,我的创作得多种奖励,但我仍觉得那晚连点名时的队前表扬是对我最高的奖赏。我以陈辉为标杆当兵、写诗,竟然有幸在1965年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,受到了周恩来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在黑龙江边“东方第一哨”,在南海西沙永兴岛海防前沿、在重走长征路上、在大中小学邀请我去上思政课的课堂里,我无数次讲述抗日英雄陈辉的故事,并给大家背诵他用生命书写的诗《为祖国而歌》。但几十年来,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愿望,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给陈辉烈士扫墓,要在他的墓旁背诵那首激励我穿上军装、影响了我大半辈子军旅生涯的诗作。这个想法终于在我81岁的时候变成现实。

2024年6月下旬的一天,我带着家人驱车奔赴河北涿州。在“高高的天空”下,我们走进涿州烈士陵园,为陈辉烈士墓敬献了花篮。特别是,我站在陈辉烈士墓旁,深情地背诵了我铭记了60多年的诗《为祖国而歌》:“我埋怨,我不是一个琴师……”那一刻,我仿佛是在替陈辉向世人倾诉着。我带去了196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陈辉诗集《十月的歌》,背诵了诗集中描写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战的短诗《回家去吧》。我还带去了我自己的诗集《为祖国而歌》。在陈辉烈士墓旁,我读了这本书的“后记”:“《为祖国而歌》是陈辉的代表作的标题。陈辉是我敬仰的一位前辈诗人……他的诗,他的人,为我所崇拜。我是背着载有他的组诗《平原手记》、魏巍编的《晋察冀诗抄》参军的。他的人格和诗深深影响了我。我把我常常背诵给人听的陈辉的这首诗作的标题,作为我的书名。我觉得这书名与我所写的诗歌和我的心情是那么吻合。”

回味陈辉烈士的诗歌,让我深深感到,优秀的诗作就像海上航行时波涛汹涌中照亮前路的灯塔,就像给我们信心、勇气、力量的永不熄灭的火炬。

激励青年学子迈入军校

——“二〇二四军校招考季”融合报道活动见闻

■徐洁刘通

又是一年高考季。为激励青年学子走进军校淬火成长、砥砺成钢,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电部文化节目室特别策划了《强军梦想 从这里启航》“2024军校招考季”融媒体节目。节目邀请了5位来自空军航空大学、中部战区陆军、东部战区海军、武警上海总队、国防科技大学的优秀青年代表作为“青春主讲人”,通过他们讲述亲身经历以及军校生活、部队干部的对话,让青年学子真切感受到军营的火热生活。

5位“青春主讲人”以“青春奋斗”为主题,分别讲述了通过少年军校定向培养、定向培养军士、普通高考等方式考入军校、步入军营的经历,为观众分享了他们步入军校、一路成长的精彩故事。节目中,“青春主讲人”傅晶晶带来一枚三等功奖章,讲述了自己获得“学员标兵”称号、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赢得荣誉的故事,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直播节目中网友的连连点赞。青年学子们积极向“青春主讲人”提问、交流,节目在青春洋溢的气氛中展开。与此同时,节目通过网络连线相关院校招生工作人员,讲解报考注意事项,解答观众提问。

“2024军校招考季”融媒体节目,以“现场分享+大屏+互联网”跨媒体融合传播相结合的方式,为观众生动呈现了通过高考、考学等进入军校的途径。值得一提的是,节目还“邀请”了全军首位数字记者穆兰作为嘉宾主持,走进军校,实地探访军校生活、采访军校教员与学子。数字记者穆兰的加入,为传统媒体节目注入新的活力与元素,展现了媒体融合在电视与直播节目中的应用成果。

下图:《强军梦想 从这里启航》“2024军校招考季”融媒体节目海报。

作者提供



扫描二维码观看精彩视频



雨夜背影

雨夜背影

汪文祺撰

雨夜,营地帐篷外,两名战士正向驻训场走去。拍摄者采用广角镜头、巧妙构图,抓拍了这两名战士的背影。湿漉漉的地面上,光与影形成对比效果,烘托出宁静的氛围。倒映在水中的战士背影仿若水墨剪影,给作品平添了一份特殊的意境美。

(点评:赵洪超)

军歌豪迈映初心

■毛宇 罗学文

忠诚乐章映照初心,军歌嘹亮点燃豪情。6月27日晚,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举办“铁心向党、同心奋进”主题广场歌咏比赛。

伴随着激昂的旋律,机关联合代表队首先登台,演唱解放军总医院院歌《我们是救死扶伤排头兵》和《淬火成钢》两首歌曲。嘹亮的歌声、高昂的士气,展现了该中心向着一流再出发的激情与豪迈。

除了必唱曲目,每支参赛队还精心准备了一首自选曲目。“心脏的跳动,是生命的节奏。”背景大屏上,急促的鸣笛声中,医护人员紧急就位;无影灯下,他们紧张而忙碌……心血管病医学部倾情演唱的歌曲《希望》,诠释医务人员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大爱情怀。

“锤炼性情的温度,挑战危难和险阻,勇敢冲锋的脚步,每次出发都全力以赴。”中医医学部合唱团演唱的《去战斗》,歌声雄浑,唱出了白衣战士同心奋进的强音。

“姐姐,你是谁,你是从哪里来的?”“我是子弟兵,是一名白衣战士。”革命年代的红军战士与新时代的白衣战士隔空对话。《穿越时空》节目通过巧妙的设计和精心的编排,表达了新时代人民军医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。

“从红船中来,往胜利里去,坎坷的道路你与我同行;从真理中来,到信念里去,给我勇气,给我以生命意义……”比赛现场,该中心第一党总支参赛队还演唱了原创歌曲《初心》,引发了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。此外,《春风十里》《一路忠诚》《红旗飘飘》《强军有我》等合唱曲目编排新颖,穿插情景剧、歌舞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,令观众耳目一新。

此次歌咏大赛彰显忠诚本色,充满战斗豪情,官兵真情抒发不忘初心、勇担使命的决心意志,展示出新时代白衣战士“铁心向党铸忠诚,同心奋进担使命”的昂扬姿态。

下图:“铁心向党、同心奋进”主题广场歌咏比赛现场。

陈峥摄



兵味一得

少年时代,我总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,越是容易催生英雄豪杰的地方。以至于我对张艺谋的电影《英雄》最深的印象,不是残剑、飞雪、如月、长空等角色,而是陕北黄土高原那苍凉的意境,是秦国将士进攻前,那撼人心魄地高喊“大风,大风”。

多年以后,投笔从戎,那样激荡的场景令我在训练生活中热情不减。军校毕业那年,我被分配到甘肃黄土高原。当年秋天,我便跟随部队参加了某演习任务。一路火车轰鸣,穿过深山幽谷,我们走进了漫漫黄沙的世界。

进驻预定地域的那一夜,高原朔风急,寒气侵袭衣。月光在沙海投下一层薄纱,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激动。

天快露白,我和战友们便投入紧张有序的工作中。部队如同古战场上

大风激荡英雄气

■王宏阳

“令旗一出,三军列阵”般井然有序。

高原的条件艰苦,有时黄沙呼啸,训练到一半就要紧急撤收。几名战士爬到装备车上拉伪装网,衣服被吹得前贴后鼓,动作却丝毫不见慌乱。有一个战士比较瘦,在车上的时候差点被风吹倒,下车时脸色苍白,但他很快就把这次遭遇当成笑谈,略显稚嫩的声音在风沙里染上了一种成熟的味道。

那段时间,炊事班找来几个大石头搭好简易灶台,支起行军锅,做的是最普通的大烩菜。有时风沙吹来,刚飘香的锅里便加入了新的“佐料”。开饭时,战士们却大口大口吃得倍儿香。据说,甚至有老

班长从路上就开始惦记这口大烩菜。

有一次,一辆运输车突发故障,我去给维修的战友送饭。我们的车在戈壁滩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他们。车窗外浑黄一色,举目无边。我对驾驶员说:“他们肯定等得心焦了。”

下了车,我看到一顶孤独而挺拔的单兵帐篷,立在一辆运输车旁。一个战友从帐篷里探出头来,另一个提着扳手从车底钻出来,满身油垢。他们咧开嘴笑,露出一口白牙,那么干净、无畏。

傍晚是一天中难得的闲暇时光。炊烟在风中飘散,荡漾开来就像层层帷幔;落日渐远,耀眼的太阳慢慢变得通

红。一到傍晚,哪怕有风沙,许多战士也竟相到沙丘看日落。对于这一景观的热爱好像源自血液、深入灵魂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一位来自浙江的新兵。几乎每个傍晚,他都笔直地站在帐篷外的沙海里,神情专注地看着太阳一点点落山。他对我说,自小在江南水乡长大,只有梦中才见过这样壮观的美景。他问我:“是不是陕北延安也有这样的景观?”我当即给了他肯定的回答。红色陕甘宁,属于中华儿女的壮美诗篇,是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一点一点谱就的。越是贫瘠的土地上,越有顽强抗争的生命,越能涌现不屈不挠的英雄。一如现在在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,一如现在这群艰苦奋斗的战士。

返程路上,热闹的车厢里,大家多了一次摔打、磨砺的难忘记忆。青春年华里,我们多了一份践行使命的自豪与荣光。身处和平年代,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豪情和不屈不挠的血液,依旧在每名战士的胸口奔涌。